讀書雜志

漢書第十一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張湯傳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念孫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漢書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師古曰、爲讞疑奏之、所見本無事字則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念孫案下奏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加奏字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

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弗復爲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爲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並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正作謝絕弗復爲通

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刪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埶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宂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皆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謂欽為皆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為皆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爲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焉、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負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

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云云凡二十一字舊本並誤入下文其殺王之下今依史記大宛傳移置於此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適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自匿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師古曰毋寡宛王名八字舊本並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八字今依史記刪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嘗始皇之時蒯聵元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爲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

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案蔽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史記始皇之時卬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輒生異說謬矣

糲粱

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念孫案粱當爲粢說見史記自序

輿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輿舍師古曰輿起

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鶡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

下、甚順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念孫案不與能死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云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不如能死節者、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不與死王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既

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文字揆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蓋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能从節者特謂我罪固當从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同義夏小正傳曰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从節即不謂能从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與字顏訓爲許

李訓爲如若於句末加比字

則許加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

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氐罪氐者

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氐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氐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其後

字或作抵音義竝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

者氐譌爲且隸書氐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因譌爲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稾祗侯

陳鍇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泜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泜譌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

改爲具耳說文曰氐至也呂氏春秋必己篇宋桓司馬

抵罪出亾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集解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氐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氐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爲容容糞土之中則爲不詞函當爲臽臽本作臽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爲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函於糞土之中又函之譌說文臽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臽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堅無臽潰西狹頌刻臽崔嵬此其字皆作臽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臽糞土之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

臽者墜入之謂（玉篇陷墜入地也）故曰臽糞土之中猶僖四年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韋注曰函入也函亦臽字之譌故韋訓爲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說見經義述聞）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臽之譌臽啗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駰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中臽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臽吾中史記之臽及士大夫及此傳之臽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臽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即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

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竝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

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

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
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帖二引此並作井水竭漢紀同

毋桐好逸

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

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念孫案桐字若訓爲輕脫之貌則毋桐好逸㳙爲不辭今案史記三王世家作毋侗好佚佚與逸同褚先生釋之曰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訓爲長也侗爲長久之長亦爲長大之長論衡齊世篇曰上世之人侗長佼好是也作桐者假借字耳侗與桐古字通楊子學行篇桐子之命宋咸曰桐當爲侗侗之爲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而不釋桐字

庸身

从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从當自去不如他傜役得顧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欽庸二十論衡氣壽

篇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蒼頡篇曰、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从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如師古說、則當以从不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側言之、左側當爲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竝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

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令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癉熱

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也念孫案訓癉爲黃病則癉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癉者盛也周語曰陽癉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僤又作憚大雅

板篇下民卒癉釋文癉作僤爾雅釋詁注大雅桑柔篇
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癉人今本癉作僤
曰逢天僤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憚矣言威之
盛也說見秦策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燀熱高注曰燀讀曰
亶亶厚也義與癉熱亦相近癉熱卽盛熱言南方暑溼
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日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
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誤而爲
引疑後人熟於曠日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
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

彌久彌亦長也說文作镾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爲聳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文選海賦莫振莫竦李善曰竦動也韋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俗字耳故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

己出未逾五嶺南粤閩粤兩傳皆云兵未隃領史記同

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卽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矦者表

入視之　臥內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卽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内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淮

南傳云閉大子使與妃同內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爲內者甚衆具見經義述聞子有廷內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綰及楚元王傳並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出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

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即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即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曰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

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閒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並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見衞將軍、衞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卽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

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爲絓，絓，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絓，絲結也，楚辭九章曰，心絓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爲屢、隨畜屢居、則爲不辭、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亾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晉語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爲屢、師古訓荐爲屢、而引左傳戎狄荐居

斯爲誤、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言是

證矣、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

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

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

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

艸、從廌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

皆古人謂草爲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念孫

案正、猶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

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彗汜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汜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彗帚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念孫案如顏以彗爲帚汜爲汜灑地則彗汜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埽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彗汜與畫塗相對爲文彗者埽也汜者汚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埽也班固

東都賦曰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是也彗或作篲枚乘七發曰凌赤岸篲扶桑謂濤勢之大凌赤岸而埽扶桑李善以篲爲帚竹非見辯見文選是彗爲埽也方言曰氾洿也洿與污同廣雅氾洿也自關而東或曰氾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斿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是氾爲污也

乘旦

及至駕齧厀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旦曰駕則旦至故以爲名引之曰張以駕則旦至釋乘旦二字甚爲迂曲今案乘旦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駔同駔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駔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

駔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駑羸與乘駔兮王注曰乘駔駿馬也乘駔卽乘且爾雅奘駔也樊光孫炎本奘作將駔作且駿馬謂之乘駔亦謂之繫駔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繁駔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繁駔之爲煩且猶乘駔之爲乘且是駔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苴故與輿爲韻張讀爲旦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駁遺風

追犇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

遺遯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追奔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疾也。說見經義述聞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皆其證也。凡從豕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說文隤下隊也。小雅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潰遂也。白虎通義曰隧之爲言遺也。說文旞或作𣄰。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書作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嚮。皆其例也。楊雄傳輕先疾雷以馭遺風。楚辭

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竝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遂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旣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脩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

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齊號鍾

放獵

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為旃獵字之誤也旃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改游為放藝文部八此卷游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游獵

䜌荊

南不過䜌荊又下文詩云蠢爾蠻荊念孫案䜌荊當依通典兵四作荊蠻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荊段氏若膺詩

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荊蠻來威案毛云荊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荊蠻傳寫誤倒之也念孫案今本毛傳云蠻荊荊州之蠻也蠻荊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荊蠻荊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荊楚荊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爲荊蠻韋注荊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之夷也可證荊蠻之文然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荊李善注引詩蠢爾荊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升精垌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荊蠻均吉甫之功毛刻不誤汪文盛本誤倒作蠻荊注引蠻荊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荊蠻注引詩蠢爾荊蠻亦誤倒

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不當倒言蠻荆也楊雄楊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爲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傅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

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卽來之誤字令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竝同文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爲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爲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卽此亦

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爲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漢紀孝武紀同孝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爲九郡宋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韋元成傳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爲九

無以爲

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爲不

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爲語助耳曾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凡言無以爲何以爲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言此書尚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何用也爲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攽曰之衍字

日知錄曰以劒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音舉字或作弆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劒割肉卽懷肉去此云以劒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爲衍字是也

微行始出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並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西京賦注、東京賦注、荅魏太子牋注引此並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埵而固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爲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尚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

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爲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

囹圄

囹圄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圄作圉、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爲圄矣、說文、圉、囹圉、所㠯拘

皐人也圄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囹圄之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囹圄而免刑戮其字竝作圄、

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从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从也、既言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爲衆、祭義曰衆生必从、从必歸土故曰、从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衆之爲終、俗字耳、古字多以終爲衆、說見經義述聞祭法漢紀正作衆生之化、

丞相故安昌侯

丞相故安昌侯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佞臣一人

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並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埶陵

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埶陵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葢涉後文埶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爲臣埶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

亾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亾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伯與霸同念孫案

亾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亾當爲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亾益於時、蓋涉後文亾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一矣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

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一

高郵王念孫

霍光金日磾傳

太宗

太宗亾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念孫案太宗當爲大宗、各本皆誤、

御衣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念孫案御衣、當爲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

見皇大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溫明

東園溫明。念孫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祕器，光薨，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器，漢紀同，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

亾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亾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亾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亾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亾論衡問孔篇作無無與亾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是書已成始見錢氏曉徵三史拾遺其說正與予同因并記之

皆讎有功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日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慼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厤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讎輩也晉灼曰讎等也其義一而已矣召誥曰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爲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爲等不當訓爲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

訓爲等者異義至所引律厤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十匹

上迺賜福帛十匹、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匹、當爲千匹、通鑑作十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竝作千匹漢紀同、

上未起

明旦、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

入引此竝作上臥未起漢紀同

奉車

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念孫案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竝作賞爲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

趙充國辛慶忌傳

親見視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念孫案見即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太平御覽

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恐怒亾所信鄉

義渠安邦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亾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師古解恐怒亾所信鄉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念孫案顔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怨字之誤也呂氏春秋長攻篇財匱而民怨韓子六反篇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今本怨

字並誤作怨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書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

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陳兩漢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尚未刪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　益將軍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卬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念孫案今當為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令本令作
令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二作令亦後人以
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
往擊久留得亾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
恐今兵不出得亾變生與先零爲一充國奏曰校尉臨
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
雖其前辭嘗曰得亾效五年宜亾它心不足以故出兵
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

疑事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國語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並曰故事也宣帝以罕幵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幵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宣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傅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

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挈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趫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擿也投石猶言投擿擿亦投也廣雅曰擿投也石擿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擿也史記刺客傳荊軻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燕策擿作提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即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

超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曰：距躍，超越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注曰：超乘，巨踊車上也。巨與距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石為以石投人，劉逵謂拔距為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為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亾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念孫案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郅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郅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郅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強弩而言亾則無所之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萬離墓側與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輿字並作離顏氏家訓書證篇離則配禹正謂此也形與雖相似因誤爲雖

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雖或作離
離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雖　離

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雖字謬矣漢紀正作郅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事

筲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句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云云行事二字統下文而言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攷異曰小顏解行事爲滅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念孫案行

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見秦風無衣傳及廣雅往事卽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事漢紀改行事爲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口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近事二字亦總目下文之詞然則行事爲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爲句則大爲不詞通典邊防十一載此疏亦以行事屬上讀而改其文云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其行亦寫顏注所載錢以顏說爲是劉說爲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云仲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卽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也史記自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云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案劉說是也論衡一書言行事者甚多皆謂往事也其問孔篇云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劉云漢人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也儒林傳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

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敘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脫事字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行事占驗皆謂吉凶已然之效卽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爲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爲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卽

故事也又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句者皆總目下文之詞與行事文同一例

奔逝

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念孫案奔當爲猋字之誤也猋逝言如猋風之逝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猋逝是也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雷動猋至星流霆擊曰猋逝曰橫厲曰遙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輿師猋逝

漢國之盛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通鑑漢紀二十五同念孫案盛當爲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山之西又云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棱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雋疏于薛平彭傳

立莫敢發言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羣書治要引此

同念孫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爲竝竝皆也謂丞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竝不敢言是其證

一姓張

一姓張名延年念孫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左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設祖道供張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念孫案設上脫爲字爲于僞反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

有爲字

生怨

吾既亡以敎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通鑑漢紀十七同宋

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

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

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酓酒

定國酓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如淳

曰酓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酓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

酒猶云酓言耳今流俗書本輒改酓字作飲字失其眞

也。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其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眞。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耆酒，顏又以爲費盡其酒，亦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藝文類聚食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石。漢紀同。

遮上書

民多兗結，州郡不理，遮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遮字，南本浙本並作遠。念孫案遠字是。

王貢兩龔鮑傳

毋有所發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即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爲興舉衆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爲言皆非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權譎自在念孫

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爲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自任權譎也

俗吏　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驁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爲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令下脫弟字當依諸書引補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二十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虷日

白虹虷日念孫案虷字從虫無義葢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虷音干此望文為音也說文玉篇皆無虷字莊子秋水篇還虷蟹與科斗釋文虷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虷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虷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

犯也蓋爲師古注所惑

摧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

念孫案摧辱上原有以宰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宰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

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憒憒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衆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衆多也豳風七月篇采蘩祁祁商頌元鳥篇來假祁祁傳箋竝曰祁祁衆多也大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

厲其庶亓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爲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即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大祖下疑有繼大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

紀作繼大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大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即

許嘉等奏議所本

賓賜

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獫狁

獫狁最彊宋祁曰狁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狁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獫狁者皆因獫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敘傳並作獫允引詩亦作獫允今詩作玁狁玁字亦說文所無當作獫小雅采薇釋文云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爲玁狁所逼釋文作獫允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褒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爲悖恐是直字當爲直宜褒顯漢書攷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爲不不可爲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子文疑當爲直宜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爲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並與其同義

然

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蓐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並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

皆有甾字

大熱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已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鄭注考工記云已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爲已之俗字故改以熱爲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陳禹謨依俗本改以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並作未可以熱爲大

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憂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

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
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即是車故刪去車字不
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即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
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
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儒林傳曰劒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同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以往知來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

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並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通鑑同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為治

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瘉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尙何道則與下文瘉於彼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房止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

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亡一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文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爲

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卽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爲二年事、其意蓋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攷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上封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大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爲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

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大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月改厤、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厤議所謂大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大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厤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

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期亦不得以爲大歲超辰且大陰爲大歲之一名大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得分大陰大歲爲二也說詳大歲考

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二一爲主歲之大陰卽大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揚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

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陰建於甲戌其爲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氏攷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甲戌卽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並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

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日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戚戚

治戚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戚戚二字無注念孫案戚讀爲蹙蹙蹙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爲戚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莊三十年公羊傳）蓋以操之爲已戚矣（今鄭注戚作蹙乃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蹙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畱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爲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畱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爲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其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爲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爲明證

治罪

事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願下

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爲使謂除補翁歸卒史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

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爲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特用此門卒爲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譔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特之俗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通鑑漢紀廿九同、念孫案司馬千人皆官名見百官表、荀悅漢紀作假司馬十人、非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保傅篇同、尚書大傳云、夫

人鳴佩玉於房中、見召南小星正義、皆儆書所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縱欲

今大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念孫案縱欲當爲縱恣、縱恣二字、卽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爲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爲慾、又譌爲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下臣有所稱頌宋祁曰臣字可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尚書酒誥薄韋農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尚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耳

立不動

及太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大守身當水衝止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作尊立不動漢紀同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彊禦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粱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彊也說見經義述聞曾是彊禦下

今日

今日鷹隼始摯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摯郎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

分當相直

我與稺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

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分首扶問反直讀曰值念孫案師古以顧爲顧念直爲值遇皆非也顧猶特也凡漢書中顧字在句首者如張耳陳餘傳顧其勢初定顧爲王實不反韓信傳顧王策安決顧諸君弗察耳顧恐臣計未足用皆當訓爲特師古皆訓爲念非也他篇放此直繩也言我與穉季本無病怨特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繩耳說卦傳曰巽爲繩直大雅抑篆云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淮南繆稱篇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爲直故直亦訓爲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卽準繩也直爲準繩之繩又爲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

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蘧伯玉直己而不直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魚澤障

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念孫案敦煌之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為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勸效得穀因立為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樵已辯之）

越巂郡上

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通鑑漢紀二十七同）念孫案上下本有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

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矣

蕭望之傳

洽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念孫案古無以洽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洽平當爲治平字之誤也王嘉傳以致治平即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即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

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臥於道路則做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宏恭石顯等建白望之洊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爲句非也懷當爲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褱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洊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德爲句終不坐爲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德終不坐是其證

其

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期

衆少其於當尼怨不其說淺其於傷心淮南說林篇其滿腹而已其並與期同繫辭傳从期將至釋文作其韓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閒篇作其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

漢書弟十二